



少女浪漫系列

天堂 —— 瞥

凌淑芬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I247.5
3995

浪漫系列

天堂一瞥

林淑芬 著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新登字 08 号

少男少女浪漫系列

天堂一瞥

林淑芬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092 1/32 开本 7 印张 170 千字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204—71607—9/X·118

定价:9.80 元

序幕

一八一年六月十八日 滑铁卢

松渥伯爵葛里翰的身边绕着一群美女。但是这一次，他没理会她们。

望远镜的铜环压着他的眼睛，他专注地观察东南方激烈的战事。隔着这段距离，英法两国的军队像是虚拟战争中的玩具兵。但是恐惧揪住他的胃，里翰知道他们不是玩具。

他们是人。

有父母、有妻子的人。他们的血肉之躯现在正被枪弹炮火撕裂，温热的鲜血浸湿了泥泞的大地。

阳光透出云隙，照亮山下的血腥屠杀。一波又一波的骑兵在轰隆的马蹄声及闪烁的剑光中横过田野。细若牛毛的步兵瘫倒在泥地。如农炮冒出朵朵黑烟遮蔽了激烈的战事。隆隆的炮声混杂着来福枪的爆裂声，微弱的鼓点，以及模糊的马嘶人吼。

像个刚从噩梦中惊醒的人，里翰慢慢察觉有人在拉他的衣袖，这个人在对他说话，但是他却没能听懂她的意思。

他将注意力自战场拉回，对身旁的女人皱起眉头。只见她在遮阳伞下戴着一顶俏丽的草帽，粉红色的缎带在轻风中舞动。小女孩般清纯的脸庞上一双澄澈的蓝眸眨呀眨的。

但是赛蜜娜夫人一点也不纯洁。她的道德观就像他一样低劣，这一点没有人比里翰更清楚。

“回答我呀，”她说。“我们打赢老拿了吗？”

我们。他用皮笑肉不笑掩饰羞愧。“还没有。”

他再拿起望远镜，但被她揣住手腕。小嘴娇嗔地撅起。“自私的男人，让我瞟一眼嘛！毕竟，我的丈夫就在那里打仗哩。”

她将遮阳伞交给里翰，拿过望远镜打量远处的冲突。裹着薄纱礼服的她看起来就像在观赏一出舞台剧。

里翰捏着遮阳伞的手指紧紧泛白。在他不争气的一生中就属现在觉得最没用。虽然他傲慢地站在这里，身上紧着雪白的围巾，展服纤尘不染，黑色皮靴刷得晶亮。

而英格兰人正躺在下面死亡。

几小时前他和几个朋友乘着马车来此观看战役时他觉得多神勇。在法兰西人可能进攻的疑云下，布鲁塞尔的百姓纷纷逃往安特特浦。但是里翰并没有随着第一发加农炮而越过英吉利海峡逃之夭夭。他渴望这个与危险共舞的机会。

现在他为自己的天真感到懊悔。只有肤浅的人才会将他这种躲在防线

之后观赏战役的行为称之为勇敢。他的同伴显然没注意到他的内心挣扎，兀自谈天说笑。不时，尖锐的女子笑声随着远处的炮火起伏。

他勉强将视线投向战场。下面的人绝不是锡做的玩具兵，而是有荣誉的男人，他们对自由正义的信念给了他们为英格兰捐躯的勇气。

没用的懦夫！他父亲的声音自冰冷的记忆库浮现。里翰的太阳穴一阵悸痛，思绪沉入黑暗的地狱。母亲心碎的啜泣。父亲残酷的斥责。哥哥的尸体躺在路边的血泊中。他自己惊恐万状地逃走，躲藏。

他躲避不了痛苦的事实，克凌的死是他的错。他的耻辱，怪不得别人。

从那时起，里翰着了魔似的证明他的大胆。骑最快的马，狂赌烂饮，同辈之中无人能出其右。他引诱过的有夫之妇多得数不清，甚至还在决斗中伤了其中一个的丈夫。在伦敦，他的狂妄之名不胫而走。

但是到头来，他父亲仍然是对的。

葛里翰，威斯侯爵的次子及爵位继承人，是个无用的懦夫。

蜜娜顿了顿足。“哎，可惜！我们距离得太远，分不清哪个是哪个军团。”

在她旁边，一位穿着大胆的女士用手绢按嫣红的面颊。“拜托你不是要建议我们移近一点吧！”

蜜娜耸耸肩。“当然不是。我不会想见到那些伤兵。”

她们的交谈像隔着一层雾钻进里翰的耳膜。一股热气自他冰冷的四肢向上扩散，敲击他的脑门。汗水自他的眉毛、胸膛滴下。

伤兵无助地躺在地上。愤怒地呐喊，流血致死。

就像他哥哥的血一直流，一直流。

“爵爷，我真高兴你没蠢到自愿应征入伍。”蜜娜靠着里翰，胸膛贴着他的臂膀低喃。“想想看，亲亲，过了今天你的甜心就可能终于自由了。”

她漂亮的脸蛋突然显得僵硬俗丽，与五彩面具无异。但令他恶心的是他自己。

没用的懦夫。

燥热失去了控制。他知道只有一个方法能消除那个责骂的声音，将它深深埋葬进遗忘的深渊。

他茫然地转身，但是蜜娜攀着他的臂膀，面露不解。“亲爱的，你看起来好严肃，我不是故意说得那么白。请原谅我。”

“去死吧！”他挣脱手臂，兀自穿过群聚的女士。

她们让出一条路，像喜鹊般发出吃笑。有几个随即交头接耳，无疑正在尽情享受恶名昭彰的爵爷甩掉他情妇的最新喜剧。

没用的懦夫。

他沈往聚集的马车，推开正在打盹的车夫，自行跳上驾驶座。抓起缰绳和马鞭，他吆喝两匹黑马沿着车辙奔跑前行。他依稀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

马车厢摇晃抖动。他自眼角看到车厢门转开。一个人笑着车门半晌，继

而爬上驾驶座坐在里翰旁边。

石亚烈喘着大气冒出浓烈的白兰地酒气。“老天爷，松渥，我应该猜得到是你。你这样屁股着火地要赶到什么地方？”

“那里。”里翰放慢车速，头朝战场点点头。“我忘了你在里面。”

“你想做什么？”

“加入我们优秀的军队。你快下车。”

亚烈用手扒扒头发，蓝色的眼睛已经模糊不清，领巾歪斜扭曲。他对准银瓶又喝了一大口。“我和你一起去。”

“不行！”里翰咬着牙说：他不能让朋友卷入自己的赎罪行为。“你喝醉了。此餐，你实里还有妻子在等。”

亚烈沉默半晌。“或许凯琳没有我比较好。”他的声音苦涩，反射地扭动手上的婚戒。

里翰再一次地为了亚烈频频用酒消愁而责怪石凯琳。他从没见过这位造成他朋友如此郁闷的女人。她不愿陪同丈夫旅居伦敦，宁愿待在约克夏的石氏庄园。

“没有女人值得为她而死。”里翰说。

亚烈正色看他一眼。“相反地，我希望有一天你自己也能认识这种情爱。”

里翰的心内一阵空虚；接着隆隆的炮火声分散了他的注意。“我们不要再争论浪漫的优点了。现在你快点走。”

亚烈挺直肩膀。“不，就当我的爱国情操突然发作了。我也要参战。”

“那就随你了。”里翰耸耸肩。

他要参战和爱国情操一点也扯不上关系，而是他想暂时忘却心中的恶魔。

没用的懦夫。

狂乱的心绪又浮了上来，促使他立刻采取行动。他猛地扯紧缰绳，马车以骇人的速度向前冲刺。不消一会儿，他们遇到一列蹒跚而行的伤兵。枪炮发出的烟硝笼罩千疮百孔的麦田冲向不知藏身何处的敌人。苏格兰军团的风笛混杂了枪炮的呼啸与骑兵的怒吼。

放眼所及，死尸遍野。里翰跳下马车，抄起一把弃置在地上的长剑。他的血液沸腾了，一心只想用杀敌来铲除心中的魔障。

“对我，爵爷。”一声沙哑的男孩声音。

里翰低头看到一名英格兰征兵，他的脸色灰白，一只脚不自然地扭曲。那个年轻人抬起染血的手恳求。

里翰犹豫不决。前面几百码外的险境——他变态的自我救赎——吸引着。男孩怪异的伤势令他恶心，他觉得自己的腿也要瘫痪了。

接着同情心战胜了嗜血的渴望，他扔下长剑。在亚烈的协助下，他将男

孩扶上马车。其他行动不便的伤员见状纷纷呼救。负责运送伤患的医护兵数量严重不足，里翰不自觉地陷入将伤兵输送至野战医院的忙乱中。

一整个下午，他不断用马车载送伤兵。那是一种严苛、肮脏，又累人的工作。泥泞卡住了车轮，他和亚烈不得不下车推台。空气燥热得像火炉，夹杂着污浊的血腥及烟硝异臭。大地不时在骑兵的冲锋下颤抖。更多的时候，伤重的士兵还没送抵医院已命丧黄泉。

里翰的努力只换得心里的嘲讽。那个声音讥消地表示他之所以待在后防是出于胆怯，而不是对人的怜悯之心。他顽固地继续，冀求筋疲力尽后的麻木。若是在伦敦，他会到拳击场打到心神麻木。但是那么做，就像现在，只能暂时解脱。他知道他的心永远找不到真正的平静。

夕阳余晖触及死亡的大地，战事仍方兴未艾。加农炮战呼啸过暗沉沉的天空。一阵疯狂进攻后英格兰兵团夺取了敌阵，留下更多的死者伤兵。

在医院卸下又一批伤员后，里翰疲惫地倒在驾驶座，随着暮霭降临，团团雾气席卷而下，步枪的射击声显得空洞而遥远。

马车摇晃着上坡，亚烈仰起头喝干他的银酒瓶。他突然咧嘴一笑，脏污的脸庞露出森森白牙。“乖乖，老兄，若是那些淑女名媛看到你这个模样，她们定会说是英雄。”

里翰看着自己染血的衣服，沾满泥泞的长靴，不觉扮个鬼脸。他的领巾不见了，连同外套一起撕给一个腹部受伤的步兵做止血绷带去了。“更可能的是，她们会尖叫着朝相反方向逃跑。”

“少耍嘴皮子，女人最爱——”

一阵猛烈的炮火湮没了他的话。马车登上坡顶，散战炮壳发疯似地爆裂。一排法兰西炮兵站在不到十码之外，朝浓雾中冒出头来的英格兰步兵开火。

里翰暗骂自己判断错误，一面挣扎着指挥马车掉头。“卧下去！”他对亚烈大叫。

“才不！”亚烈站起来，随着跳动的马车摇晃。“我们抓把枪冲过去！嗨嗨！”

他的身体突然猛地抽搐一下后向后仰，继而手抱着胸掉落马车。

一颗炮弹削过里翰的耳朵。他跳至地面，落进及踝的粪泥。大地的反弹几乎震得他晕军过去。

他慌乱地爬向亚烈。昏暗的暮色下，一块致命的鲜血染红了他的衬衫。里翰的恐惧比枪炮的呼啸更来得强烈。“医生，”他咕哝。“你需要医生。”

亚烈似乎没听见。他胡掏一下口袋，继而将一个东西塞到里翰手上。是一个玛瑙浮雕锁盒，上面刻着身着白袍，双手举向天际用钻石镶嵌的孤星。打开锁盒，里翰看到一个面带笑容而五官精致的黑发女子的画像，她的眼睛闪亮，面庞美若天仙。

“凯琳。”战争的喧闹几乎盖过亚烈的痛苦低喃。“你一定要照顾她……答应我。”

里翰将锁盒塞回朋友的口袋。“傻瓜，你自己会照顾她。”

亚烈攀住里翰的手腕，仿佛在聚集全身所有的力气。“照顾她。你发誓。求你。”

他的手指冰冷，里翰愿意做任何事、说任何话来减轻朋友的痛苦。“好吧，看在老天爷的面上。我保证。不过，你不会死的。可恶，我不准你死。”

但是亚烈的手松开，人陷入昏迷。里翰抱起他，步履不稳地走向马车，泥泞牵扯住他的长靴，急切的情绪随着心跳飞涨。他不能再失败。不能像当初没救到他哥哥那样。

接着亚烈一个空率，原本微弱起伏的胸膛停止了动静。

里翰紧紧地抱着他。“不要！”

在那一瞬间，什么东西猛烈地击中他的上身。强烈的痛苦在他体内爆炸，麻痺了他的手臂。他向后倒下，一时间就要晕眩窒息。

惊悚揪住他的喉咙。他不能呼吸，铁箍压缩他的胸膛。痛苦之余他又有惊讶。他还不能死，他注定要在人间受苦。

战场的嘈杂慢慢地趋近寂静，痛苦的感觉奇迹般地褪去。他有种奇怪的超然感觉，仿佛他是浮在世界的上空，清楚地看到正在下面暗黑的田野打仗的人们。马车旁边，他的身躯一动不动地躺在亚烈身旁。

梦般的黑暗变成一条河引渡他向上，当他拚命要看清那片漆黑的虚无时，地平线上出现了一颗耀目的星星。它的光线投向他，形成一条闪亮的通道。

他被温暖的暖意包裹，无法抗拒地移向那星光，不自觉地被它洋溢的……什么所吸引？

是爱，他震惊地领悟，原来这就是爱情。

他觉得平静祥和。无拘无束而且璀璨剔透。那种特殊的喜悦令他泫然欲涕，挣扎了这么多年，他从没梦想过世界上有此等荣光，从没领悟到他的生命里缺少了什么。

星光更形灿烂，他依稀领悟自己不再孤独，是亚烈吗？

就在里翰犹豫不决时，一个女子的声音呼唤了他，没有叫他的名字……但他就是知道是她。她甜美的恳求来自下面的暗处，他不自觉地心痛起来。

不要离开我。请你不要离开我。

从没有女人爱过他，不像那种爱。

那声音吸引他脱离星光，返身向下降落。突然间，那声音消失了，痛苦在他体内爆炸，像是他被猝然扔进冰冷的大海。绝望之余，他奋力游向犹自震荡的余音。

但是他沉重的身体已支撑不住地往下沉。

1

一八一六年八月 约克夏

石凯琳攀着木梯，心里盘算着要杀人。

一阵凄风掀动击在她肩上的黑羊毛披肩，进而威胁到保护她头发的白边便帽。她打个寒颤，一手抓紧楼梯最上层的横杆，一面谨慎地探身出去清洗画室的圆拱窗。

这是她记忆中最寒冷的夏天，而凯琳已在约克夏的荒原度过她的一生二十三年的岁月。一个星期的疾雨使得荒原上处处是泥浆水塘。今天，太阳像初入社交界的羞湿姑娘自铅灰的云层后面探出了头。

楼下女仆玛莎着了风寒使得原本就不好过的日子变得更糟。就算人清体健的时候玛莎就不够干练，生了病的她又忘记捶打图画室的地毯。结果洛伦罚她清洗所有的室外窗户。在洛伦和她的两个孪生女儿做完例行的午后访友回来之前，每块菱形窗户都必须光洁闪亮。

庄园马车一走出视界，凯琳就要发烧流鼻涕的玛莎带过来热蜂蜜茶上床休息。接着凯琳自己登上了木梯。两小时候，她的手臂僵硬，手指刺痛。桶里的酸醋水刺激她的鼻子。更糟的是，一往下看她的头就晕起来。

没错，谋杀或许是个好主意，凯琳阴郁地想。她向下移动一寸，沉重的木桶撞击着她的黑裙。或许是一滴毒老鼠药挽进她婆婆的茶。不然就是大厅主楼适时崩塌断裂。

甚至当她的脚已触及坚实的地面，凯琳犹在和她的坏心眼做天人交战。四年前她和亚烈自格雷塔格回来时，洛伦就为儿子奔撞的婚姻大发雷霆。不过，接下来，向来在意文明社会闲话的洛伦还是接纳了她并将她改造成一位淑女。在凯琳迫切渴望有她自己的亲人时，洛伦打开了她家的门——虽然没有敞开她的心。

悲哀像无尽的坑道在她体内延伸。她颓然地靠着长满长春藤的湿墙，深吸一口叶片的清香。要怪她的婆婆太容易了。但是亚烈会在去年死于滑铁卢却不是洛伦的责任，就像凯琳不幸流产后一直不能再怀孕也不是她的错。

失掉她未出生的孩子是凯琳自己必须背负的十字架。那是她的鲁莽造成的结果。

她吞咽醒在喉头的硬块。真相像一道永不愈合的伤口，不时隐隐作痛。是她的轻率行为逼得亚烈酗酒。而她冲动的舌头说明了她只能做个村姑俗妇。亚烈要她表现得像个淑女时，她竟然用墨汁瓶扔他，差一点击中他的头。更证明了他所言不差。

在他们三年多的婚姻生活中，他从一位风流倜傥的俏公子变成郁闷不振的陌生人。因为她厌恶赌博牌戏，他便转向伦敦的赌馆寻求快活。因为她不

能生育，他愈发沉沦，竟日与声名狼藉的松渥伯爵葛里翰之流为伍。

怨恨自昔日的伤口汩出。她真想狠狠教训那无赖一番，但是显然她永远也不会有那个机会。

凯琳摘下一片长青叶在指尖把玩。生活并不像故事书里说得那样：好人永远得胜，夫妻经过磨难后会更亲密幸福。现在她比当年那个被亮眼的绅士迷昏了头的乡村姑娘大了几岁也聪明得多。现在她对未来做出了计划，虽然她或许得等上十年才能筹足一笔钱——

草丛传来树枝断裂声。她望向草坪四周的杂树林。林阴深处，一张苍白的脸在枫木干旁出现，接着又消失了。

有人在看她。而她猜得到是谁。

凯琳步上饱含水分的草地。“出来！”她喊道。

没有动静。寂静的空气中只听得见云雀的歌声。阳光在林间暗处闪动，接着又躲到另一片云后。

“请现身。”她哄道。“我有话要告诉你。”

一个男人自粗树干后出现。

“没关系的，”凯琳按捺她的恼怒，示意他上前。“请过来。”

他慢慢地走向她，一只金色猎犬跟在他脚边。他的身材相当高大，却有一副斜肩，穿着乡间通行的斜纹软呢上装及沾满泥泞的长筒靴。围在脖子上的领巾像块没包好的绷带。柔软的金发下是一张鼻子扭曲、双颊因尴尬而胀红的脸。他一手抱着长枪，另一手上拎着一只染血的袋子。

凯琳泰然自若地屈膝行礼，仿佛亚烈的堂兄不曾躲在林间远远地偷窥她。“午安，石先生。真高兴看到你。”

石宾安的脸红加深。“啊……嗨，石夫人。”

“谢天谢地雨终于停了。我看到你已经好好利用了今天的好天气。”

他的蓝眼心虚地眨了眨，仿佛他是盗猎者而不是庄园的主人。他张口欲言，继而又合拢起来，只是猝然将布袋塞向她。“给你。”

“谢谢，但是你不该送我的。”她掩饰住苦相，直着手臂拎着血淋淋的布袋。“请问，里面是什么？”

“兔——兔子。给——给你做晚餐。”

他看起来颇为自傲，肩膀竟然挺直起来，她因而不忍心拒绝他的赠与。石宾安虽然缺乏社交技巧，却是个打猎高手。这已经是两星期以来他第三次送她猎物做晚餐。先是一对雉鸡，后来又是两只野雁。他的礼物使她不因为她生性拘谨，而是因为他表现得像一只急着讨主人欢心的忠狗。

凯琳不知道如何说她宾安对她的爱慕而不伤他的心。“你真好，”她说。“或许厨子可以做个兔肉派，请你一起过来吃。我这就把它拿去厨房。”

“石——石夫人？”

他尖锐的呼唤拦住了她。“什么事？”

“你——你不该爬上那木梯的，或是像仆役一样洗窗子。”

“就只有今天。而且我也快洗完了。”

“但是洛伦伯母会生气的。”他偏着头，柔顺地头发在微风中拂动。“是她的马车回来了吗？”

远远传来依稀马蹄声。但是长排的橡树遮住了变曲的车道。

“我没听见车轮的声音，”凯琳说。“但谢谢你关心，你想得真周到。”

他的双颊泛出酡红。他慢慢地后退，不住地点头，手上的枪管指着她。
“呃……那么回头见。”

一名骑士出现在视界。他以手遮荫，眯眼打量他们。突然间马蹄声加速变成快跑，以摔断脖子的速度，一人一骑雷霆万钧地直冲车道而来。

凯琳抓紧猎物袋。只见马鬃飞扬，黑马冲上草地，泥浆西溅。骑士压低身形，仿佛正在赛马。

他是想踩死你们！

凯琳倒抽一口气向后跳开。石宾安倏地转身并发出恐惧的大叫。黑马冲进他和凯琳之间的缺口。

骑士跳下马鞍扑向宾安，一拳将他手上的长枪击飞。两个男人在草地上滚了几滚。失去主人的黑马在奔到树林边缘时慢下步伐。宾安的狗——“淑女”，对着亲来者疯狂地吠叫。

装着兔子的袋子自凯琳的手掉到地上。她惊愕地注视那名陌生人将石宾安的脸压到地上，继而将他的手扭至背后。这个疯子是谁？

她当然打算查个明白。

她冲上前，一把抓起长枪。在她使出浑身力量抑制手的颤抖后，她步向两个男人，宾安发出痛苦的呻吟。

“走开！”她命令道。

陌生人没有回头，仍然蹲在宾安身旁锁死他的臂膀。“先记我修理这混蛋再说。”

“我——我……噢！”宾安惊呼。

他清楚地呼疼声激起了凯琳的愤怒。虽然她从没拿过枪，仍将枪管对准陌生人。“立刻放开他，否则我要开枪了。”

陌生人抬起头。他盯着她良久，她也狠狠地瞪回去，不愿让他看出她认出了他及随之而起的汹涌情绪。

他的黑发桀骜不驯地披在额头，粗犷的骨架充满阳刚气息。这是一张非常惹眼的脸。他凶悍的目光换成讶异的表情。他的眼睛睁大，灰色瞳孔里的火光褪去。但是他给人造成的印象绝对不会死寂。专注的神采烧灼了她的心。

虽然空气清冷，她的身体却突然热起来，两腿像是热蜡般威胁着要融化，不可能是他。但是那张撒旦般英俊的面容已蚀刻在她的脑海。只要她一息

尚存，她绝不会忘了他——或是他的腐败行径所引发的一连串悲剧。

葛里翰，松渥伯爵。

“是你，”他的声调奇怪而低沉。“老天助我，是你。”

“你说什么？”

松渥伯爵继续瞪着她，棕黑的面庞变得苍白，表情顿时柔和起来。他的眼睛紧盯着她，仿佛她对他非常重要。

凯琳摆开她的奇想。他们从没照过面。她唯一看过松渥伯爵的那次是隔关一段距离，而他正陶醉在淫荡的活动中根本无暇注意到她。

他为什么来这里？

被压在地上的石宾安发出模糊有呻吟。

“让开！”她再次命令伯爵，手中的长枪挥了一挥。

他眨眨眼，专注的表情转为茫然。犹豫半晌后，他放开宾安。后者坐起来，微颤地揉搓他的臂膀。

宾安的前襟沾满泥泞，金发横七竖八地翘起。他迅速避开攻击他的人。
“你——你为什么打我？”

葛里翰挺起他高大的身躯。他的酒红色外套和黄褐色长裤纤尘不染，只有几团污泥溅污了闪亮的黑靴。一个拉正领巾的动作十足表现出伦敦浪子的雅恶高雅。“我想理由显而易见。你拿着枪威胁她。”

“他才没有！”凯琳驳斥，同时放下长枪。“你怎么会有如此荒谬的想法？”

“我看到他拿枪指着你。”

她压抑抑过心田的兴奋。松渥伯爵竟然像身着闪亮盔甲的骑士前来搭救她。“你从老远外就得出这个理论？”然后又没停下来确认事情的真相就攻击一位无辜的好人？”

“当时我认为你有生命危险——”

“还是可以先问清楚再行动。”

“看着你被杀？”

“你完全误会了当时的状况。我不需要救星。爵爷，这里不是战场。

一抹微红自他浆直的领口上升。他揉揉面庞，露出魅力十足的笑容。

“看来的确是如此，显然我出了一个大糗。请接受我最真诚的道歉。”

她愉快地看着他弯腰鞠躬。谁教他欺负宾安，还有瞧亚烈被他害的。
“请把歉意表达给石先生。他是这座通常安静祥和的庄园的主人。”

松渥伯爵转向宾安，再次一鞠躬。“请原谅。”

宾安挣扎着站起来。他掸拂泥灰，却把泥浆迸得到处都是。“当——当然，没问题。”

“你去清洗一下，”凯琳静静地说，站到宾安一侧。“访客由我招呼。”

他用脏兮兮的手接过长枪。“你确——确定？”

她点点头。“确定。你快回去吧！”

他垮着肩膀，拖着步伐横过草地，消失进树林。金毛狗亦步亦趋。

“我以为你说过他是此地的主人。”

凯琳转身，发现松渥伯爵正用他机灵而饥饿的眼眸吞噬她。温馨的感觉在她心内翩翩起舞，她简短地回答：“他是。”

“那他现在是去哪儿？”

“他住在侧屋。”亚烈去年死后，他的堂兄继承了石氏庄园。宾安自动放弃大屋的居住权，让洛伦、她女儿，和凯琳不致流离失所。但是她不必对这个人解释这一切。“现在事情都弄清楚了，你可以走了。”

“量我是专程来拜访你的，石凯琳。”

他将她的名字念得那么自然熟稔，她不禁胡猜多年前他是否的确注意到她在偷窥他。想到那一幕，她一阵反胃。

她摸摸披肩下贴着颈项的椭圆锁盒。他一定就是靠这个认出她的。亚烈一定曾把她的画像给伯爵看过。

“你说你认识我，”她冷声说。“但是我们从没见过面。”

“这的确是令人惋惜的事实。”突然间，松渥伯爵迈步向前，一把拉掉她戴的仆役便帽。几根玳瑁发针松脱，她的头发半垂在肩上。他用手撩起一绺棕黑色卷发。

他不合常理的行径一时间让她愣住了。他对所有女人都是如此漠然而轻佻？应该是，她自己也曾亲眼见过。

他抢回便帽。“你是个粗鲁、傲慢、不可理喻的人。我必须请你离开。”

“我不会走。在我查明……”他的嗓音低沉，更增添了神秘感。

“那就快说明来意后离开。”

“首先，”他说。“容我自我介绍一番。”

沉闷的云层分开，阳光自天堂洒下，他沐浴在金色的光圈。突然间，他被风吹乱的头发似乎有了生命而闪闪发光。灰色的眼眸绽出金线的光点。脸上刚硬的线条散发出惊人的阳刚美，像座金塑铜雕的英雄。

“我姓葛，”他说。“葛里翰。”

她可能认错人的一线希望迅速幻灭。“恶名昭彰的松渥伯爵。”

“听候夫人差遣。”

他自胸前口袋拿出金匣中的名片递给她。愤怒及嫌恶在她胸中膨胀，她瞪着他的压花名片。

老天爷！她曾孤独地躺在床上，注视着天花板上的暗影，一百次地胡思乱想这一刻。想像中她会尽情表达她的蔑视，再将他一脚踢回最适合他的臭水沟。

但是现在她却口干舌燥。演练过千百次的话全潜逃无踪。她只能勉强说道：“我丈夫死时你也在滑铁卢。”

阳光消失在云后，笼罩在葛里翰身上的灿烂光彩也随之褪去。他垂下眼

脸，仿佛跌进痛苦的回忆。“嗯。”

愤怒梗在她喉头。她将他的名片扔在地上，再用脚跟猛踩几下。接着她抓起装了死兔子的布袋扭头走回大屋。

卵石步道传来杂乱的脚步声。松渥伯爵抓住她的手臂，力道轻柔但具主宰力。“凯琳，等一下。我横越半个英格兰来见你，至少听我说完——”

她使出全身力量挥动布袋击向他的腰，他酒红色的外套印出了血痕。“对你，我是石夫人。”

他谨慎地竖起手掌。“就照你的意思，石夫人。我来表达哀悼之意——”

“那你的反应可真慢。失去的其他朋友去年都过来了。”

“我……不得空。但是希望现在你能邀请我入内。你婆婆会希望你这么做。”

他眸中的诚恳及和善令她困惑。难怪那些伦敦的女人认为他魅力无穷。虽然气愤，她仍留意到他的话。若是凯琳赶走了这位英格兰的第一世家之后，洛伦一定会大发雷霆。

就算这位大爷是导致亚烈沉沦而丧命的罪人。

“天大的光荣，爵爷！没想到您竟然会老远从克隆华过来造访。我敢说你和亲爱的小烈所说的一样器宇轩昂。他可提过他的两个妹妹？明年春天她们进入社交时定会轰动伦敦。她们随时就要下楼来了……”

石洛伦夫人喋喋不休地叨念不停，里翰按捺住在天鹅绒椅上浮躁挪动的冲动。壁炉中的火焰送出一波波窒息的热气。他见过石洛伦这种女人，有野心，讲排场，对社交地位比她高的人逢迎拍马，夸个不停，对保持礼貌听她说话的人又不断自吹自擂。

像只生蛋的母鸡，她栖息在里翰对面的长背椅。她穿着一件淡紫色丝袍，披着有繁复绣花的金色披肩。性感的蓝眸和白皙的皮肤透露出她曾经是个大美人。但是现在她的肌肉松弛，并且有种令他不舒服的粗俗。或许是她的耳朵和颈项挂了太多的钻石，或是她刻意低俯前身，露出加农炮般的胸脯使然。这种自鸣得意的势利眼怎么会生出亚烈那样高贵的孩子？

一想到他朋友，里翰的心里一阵苦涩。他诅咒这种徒然的伤感，去年一年他用悔恨折磨自己，一点用都没有。

他全心希望能扭转战场上那致命的一刻。但是他不能改变过去。现在只能希望弥补他的过错。

这就是他来石氏庄园的原因。他打算做个简短的友情拜访，摆脱他对美丽的石氏寡妇的奇怪迷惑，确保她衣食无虑后自由自在地离开。

相反地，他却表现得像个驴蛋。

闪动的火花跳出了焦距。他仿佛看到草地上那一幕，一把枪管指着石凯琳。他重新感觉到那股无法想像的恐惧，害怕他太迟了。

又一次太迟了。

惊慌油然而生。他仿佛再一次经历了那段骨头都快抖散的奔驰，扑向那名攻击者的撞击。她自他身后说话时的震惊。

在滑铁卢中弹后他曾听过那声音。将他唤地球，脱离那道引领他的白光。

不要离开我。请你不要离开我。

接着，倒在泥泞的草地上时，他又经历另一次震撼。他看到的那张脸已经纠缠了他一整天——

“你看怎么样，爵爷？”

他眨眨眼。石洛伦的双手交叠在膝上，两眼直视他等着他回答。他一点也没听到她问了他什么。但是他对她露出最温暖的笑容。“抱歉，我一时失了神。”

“啊，都是我不好，光顾着闲聊。赶了那么远的路，你一定累坏了。我只是在猜你计划在约克夏待多久。”

一看到石凯琳，他原先的想法顿时溃不成形。“至少一星期，”他说，随即更正计划。“或许更久。”

“太棒了。请答应我延长对您的邀请。”

“你真仁慈。但是我不想太过麻烦你们。”

“胡说，一点也不麻烦。我的心肝小烈一定会要你留在这里。他是个乖孩子，对朋友和亲人都好大方。”她用绣了黑边的手帕轻拭眼角。“看看我，一谈到亡子就变成泪人了。请原谅我的失态。”

她的悲伤刺进里翰的心。“没什么要原谅的，”他粗着声音说。“亚烈是个好人，滑铁卢之役的英雄。我愿意放弃生命换他生还。”

“你必须说些让一个做母亲的开心的事，并且给我时间和你一起追忆，”她抽动鼻翼。“请接受我的邀请吧。”

和凯琳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乐意之至。”

洛伦绽出愉快的笑容。她踱向门口，自长椅上站起来。“她们终于来了！我的两个宝贝女儿。”

里翰站起来，注视三个女人滑进门楣。走在最后面，靠近雕花橡木门的石凯琳一身黑服，在她两位服饰艳丽的小姑娘身后，就像一只细致的夜莺。

他心跳如擂鼓。他来这里是对的。

不像那两位女伴，她没有换衣服。黑布袍晦暗了她亮丽的肤色，荷叶边便帽遮去她丰盛的头发。但是她的美貌令其他两位少女相形见绌。自她甜美的下唇曲线，到她细致的身形，在显示天使般的特质。宽大的披肩无法掩饰她丰润的胸围或女性的柳腰。里翰提醒自己他来此是为了履行他的抗议，别无他求。但他的身体说的是另一种语言：催促他立刻占有她。

难怪亚烈从不带她去伦敦。不论她是否名花有主，她一定会在那些急于争取她好感的绅士间引发暴动。

她的视线瞬向他，她那双琥珀色的眼眸不具任何火花令他吃惊。那个威胁着要开枪射他的女人到哪儿去了？现在她垂下眼睑，凝视地上的波斯地毯。

石洛伦拉着她的女儿走向里翰。“爵爷，这是石普莉和石普娜小姐。”

“午安，爵爷。”她们齐声吱喳。

洛伦暗中使把劲，两位女孩屈膝行礼。她们虽不是大美人，但还带得出去。送到酒馆去，那两张相近而天真的面庞或许能独领风骚一段时间。起身后，她们像一对彩色雉鸡。普娜的衣服是橘褐色，而普莉则一身金绿。还是正好相反。

里翰不想弄清楚。他的注意力一直转向凯琳。在他尽责地亲吻双胞胎白嫩的手背时，她一直留在门口。“得见如此高贵优雅的美女实属罕事，”他机械地背诵。“同时见到两闰更是不可思议。”

她们对看一眼，发出娇笑，黄色的卷发在毫无瑕疵的皮扶上跳动。

“婆婆，我去端茶来好吗？”凯琳问。

洛伦点点头。“谢谢你。端来就没你的事了。”

里翰一直在等机会和凯琳说话，现在他不敢相信地看着她转身就走。她像个大厅女仆般被打发走了。洛伦的遣退，加上那身毫不吸引人的衣服，总括出一个严酷的事实。洛伦和她女儿视凯琳如仆役。

“石夫人，请原谅我失陪一会儿。”他朝女人行礼告退。

“但是爵爷——”

“请稍等。”

他急急地穿过门，在穿堂赶上凯琳。虽然外表纤弱，她的上臂感觉起来倒是坚实有力。他这才注意到了龟裂粗红的手。

他的保护欲突如其来地油然而生。“我不准你受到这种待遇。”他的口气严厉。

她的眼睛闪着惊愕的金辉。“什么待遇？”

“像个奴隶。”冲动之余，他抓起她的手亲吻粗糙的手背。联击的火花似乎自他们之间跳进他胸膛。“你应该是身着绛罗绸缎，弹琴绘画自娱的。”

她猛地抽回手，揉搓他的唇曾经碰触的地方。“恕我冒犯，爵爷，但是我的艺术天分仅止于替人梳发及烘焙甜点。此外，我的生活和你无关。”

她若知道就好了。他深吸一口气稳定情绪。“我希望你能和我们一起喝茶。”

“对不起，还有许多家务事需要我照料——”

“我需要你照料。”

“哦，是吗？”生命的光彩又在她眸中闪耀，散发出动人的美。“就算你这种风流公子，有三位令人惊艳的淑女相伴应该也够了吧！”

“这么说，你对我对女人的品味一无所知。”

“我知道的足够让我谢绝和你扯上关系。”

她气咻咻地瞪着他，不自觉地抓紧一个半被披肩遮住的东西，一个用细金链挂在她颈项上的东西。那个锁盒。

他惊愕地认出那个珊瑚底白贝壳上雕着双手举向钻石星星的天使。是亚烈在战场上拿给里翰看过的锁盒。

一股令人神经紧张的熟悉感触动了。他还曾在别的地方看过那锁盒。

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爬过他肌肤。四周的墙壁似乎收拢变小，直压他的太阳穴。随着无法避开的浪潮，那影像直扑向他。

凯琳坐在图书室的靠背椅上，她的头低着，露出颈窝的细致黑痣。严肃的眼睛中流露着说不出的悲哀。她凝视着膝上的珠宝盒，指尖抚摸皮套上的黄金字。

“你不该从伦敦给我买礼物。”她斥责，一面打开盒盖。

她惊讶地倒抽一口气，从白绒衬里上拿出一对人像锁盒。她按开两个锁盒的弹簧扣，检视里面的迷你画像。

一抹温柔的笑照亮了她的脸。“真完美。有我画像的给你，有你的给我。”她握着装有他画像的锁盒凑至她的薄棉袍，泪眼迷蒙地发誓。“我会永远戴在我的心上。”

影像褪去。里翰发现自己再次站在穿堂，木制壁板梗着他的背，额头上冷汗直淌。

不可能。

过去一年来，类似的幻影一直毫不留情地攻击他、纠缠他，直到他觉得自己就要疯了。抱着孤注一掷的心情，他毫无选择地来到这里，希望能驱走控制住他心灵的恶魔。

相反地，刚才的影像是他有过最清晰的一个。在今天之前，他只看过她的画像一次，在属于她死去的丈夫的锁盒中。但是真实生活中凯琳的一言一行与里翰幻影中所见到的她全无二致。

他搜寻合理的解释。锁盒只有一个。亚烈死后他们将他的私人物品送还他的遗箱，她自然会戴着他的锁盒以兹怀念。

她的约克夏口音证明了那一幕只是他的幻想。因为真实生活中她说着上流社会的文明语调。

“爵爷？你的脸突然好苍白。你不舒服吗？”

凯琳的脸移进他的视线。一道黑眉向上疑问地挑起，那是他非常清楚的。

问她，一个声音在他脑海中低喃。问她相同的锁盒是否有两个。但是他的嘴比羊毛絮还开。

她看起来眼熟得令他心痛，从她便帽下浓密的棕发到那双大而神秘的琥珀色眼睛，在他的梦中他一直深受它们的性感折磨。他渴望将她压在墙上吻